



2013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四

编辑/郭怡晨 E-mail/zkwbgye@sina.com

张完：烟薯“联姻”甜生活

□晚报记者 郭坤 杜欣/文 朱海龙/图

进入冬季，我们在周口边界乡镇里见到最多的就是农田里绿油油的麦苗和一座座蔬菜大棚——冬季的农田蕴含着生长的力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可 12 月 11 日，我们在郸城县张完乡李小集行政村村南却“意外”看到了大片闲置的农田，裸露着的黄褐色泥土和远处绿油油的“地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里的农田为何闲置？盖在田间，悬挂着“中国烟草”标识，被当地人称为“烟炕”的一座座小房子告诉我们，这里的农田并没有被真正闲置，它们只是在积蓄能量，待到明年为烟叶提供生长的能量。

李小集行政村是张完乡最早开展烟叶种植的一个村，时间可追溯至 1984 年，当时该村只有零星几户人家小面积种植烟叶。一直到 2006 年，李小集行政村才真正实现烟叶规模化种植。

站在裸露的土地上，烟农张玉堂告诉我们的：“烟草公司免费提供的烟苗，经过大棚培育后，明年 2 月就能栽种了。”

去年种了 28 亩，今年种了 42 亩，51 岁的张玉堂尽管只有两年的烟叶种植经历，但他俨然已经成了种植烟叶的“好把式”，他说：“烟苗栽种后要抓紧时间封地膜，防寒；十天半个月之后，给地膜开口，把烟苗露出来，地膜依然保存，可有效防杂草。之后就相对简单

点，施肥、打药、管理。”“肥是烟叶专用肥，药由烟草公司提供，再加上烟站技术员的指导，我就等着 7 月份收获烟叶了。”张玉堂指着悬挂着“中国烟草”标识的小房子笑着说，“那有 38 个烟炕，我们村的烟叶收获后就在那里面炕。”

“每年的 8 月 15 日，烟站会准时到我们村开磅收烟叶。”张玉堂说，“烟叶也分等级。今年，我们村的烟叶主要是按照‘中桔三’、‘上桔二’、‘中柠三’、‘上桔四’4 个等级被收购的，‘中桔三’最好，一斤十三四块钱，‘上桔四’最差，七八块钱一斤。”

尽管张玉堂种植烟叶的时间不长，也不算村子里的烟叶种植大户，但是两年的烟叶种植经历已经让他尝到了甜头。“今年，除去成本，我一亩地的纯利润是 4000 多块钱。”张玉堂笑着说，“比以前种植传统农作物强太多了。”

不过，张玉堂今年一亩地 4000 多元的利润中，除了烟叶的贡献之外，还有红薯的功劳。原来，李小集行政村的烟农通过在烟田里套种红薯，实现了一块田地、两份收获。

“烟叶收获后，田地就面临着闲置，这不是浪费吗？”张玉堂告诉我们，套种红薯并不怎么影响烟叶的生长和质量，而且，收获的红薯基本上可以抵消在烟田里投入的成本，使得烟叶的收入直接转化为纯利润。“11 月初，我们刚刚收获了红薯，烟田的闲置时间大大

缩短。”张玉堂笑着对我们说。

我们通过查阅资料得知，烟田里套种红薯这项技术早已成熟，红薯对于烟叶的生长和质量基本没有影响，而且，烟、薯都是“旱作物”，二者“联姻”正好“门当户对”。很明显，聪明勤劳的李小集行政村人通过引进这项技术，实现了增收的目的。

“烟叶最怕淹，因此我们的烟田周边挖有非常多的排水沟。”张玉堂说，“这两年我们这里又是旱天，所以说，我种植烟叶也算赶上了好时候。”

说到村中还有哪些烟叶种植大户时，张玉堂向我们提到了一个名叫张廷栋的人。“他种植烟叶早，有经验，种植的烟叶质量高，而且还很有头脑。”张玉堂告诉我们，张廷栋今年种了 52 亩的烟叶，加上套种红薯的收成，收入很可观，“我估计他今年最少赚 30 万块钱，这还不包括他准备把红薯加工成粉条将要获得的利润”。

李小集行政村的烟农让烟薯实现“联姻”，不仅让自己富了起来，也再一次证明了在土地上可以大有作为。

其实，张完乡种植烟叶的不仅仅只有李小集行政村人，乡长朱祖振告诉我们，张完乡超过一半的行政村里都有人种植烟叶，面积和产量均居郸城县前列，这使得张完乡成为豫东地区著名的烟叶生产基地之一，“‘精品烟叶’是我们一直努力打造的张完乡名片”。



第 57 站
郸城县张完乡

张完乡位于郸城县东北部，距县城 40 公里，东与安徽省亳州市双沟镇接壤。全乡东西长 13 公里，南北宽 8 公里。

张完乡下辖 29 个村委会，6.1 万余人，8.9 万亩耕地。

张完乡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农产品资源丰富。

看老人如何过好“第二个春天”

郸城县被称为“中国书法之乡”是有来由的，不仅仅是因为郸城县有着一批成绩斐然、瞩目书坛的书画家，还因为该县的书画艺术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各个乡镇都有不少书画爱好者。

张完乡就有一个由退休老人自发组成的书画家协会，该书画家协会成立于 1999 年。目前，该书画家协会在该乡一所私立小学有一间书画室，平日里，众多老年书画爱好者在这里挥毫泼墨，切磋技艺。

在这间书画室里见到该书画家协会的发起人赵洪山时，他正在和几位年龄相仿的老人一起练习书法。赵红山退休之前是郸城县一家工厂的会计。谈及成立书画家协会的初衷时，他告诉我们：“张完乡有许多老年人喜爱书画，我退休后，把成立协会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中的其中几位，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书画家协会也就顺利成立了。”

张完乡的这个书画协会现在有 23 名会员，最大的 80 多岁，最小的也将近 50 岁。他们中以赵红山、薛昭亮、周永兴 3 人取得的成就最大。目前，3 位老人都是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的会员。

67 岁的赵红山和 76 岁的周永兴两人专攻书法，两人经常参加各种书法比赛；78 岁的薛昭亮则喜爱画画，他画的牡丹和竹子栩栩如生。

其实，对于这些老年书画爱好者来说，成绩是其次，他们更看重如何通过研习书画过好自己的老年生活。周永兴告诉我们，退休之前，书画只是他们平时的一个爱好，退休之后他们才走向“专业化”，从而充实了他们的退休生活。

赵红山的弟弟赵红兴也是这个书画家协会的会员，今年 60 岁的他对我们说：“对于我们这些退休的人来说，研习书画主要是因为兴趣，目的就是图个乐子，锻炼身体，过好我们的‘第二个春天’。”

一个传说定村名 一位老人建村桥



王莽追刘秀，追出了不少关于刘秀的传说，甚至追出了一些村庄的名字。位于张完乡政府东北 6 公里处的多迷店村的村名相传就跟刘秀有关。

传说是这样的：“东汉末年，刘秀被王莽追赶至今郸城县东北一带。一晚，刘秀一行十几人来到一村庄，在这个村子里转来转去也找不到出路，直转得疲惫不堪、人困马乏，只好下马休息。第二天一大早，刘秀一行人才顺利走出这个村子。刘秀想起昨晚一事，不由感慨‘此村多迷’。”

这就是多迷店村村名的由来。

传说诞生的村名的确可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朱祖振告诉我们，1986 年，国家计生委的工作人员在安徽亳州检查工作时，听说了多迷店村，专门到这个村子来了一趟。

现在的多迷店村和这个传说是不相符的。从村北的二级公路到多迷店村的村室是一条长 450 米的水泥路，非常方便进出村庄。村子的小路的确不少，但四通八达，根本不存在迷路一说。

因为一个传说，我们知道了多迷店村。因为一位老人，我们记住了多迷店村。

这位老人名叫郑华宾，年过六旬的他自掏

腰包为村民修建新桥一事在当地传为佳话。这座桥连接着南边的大张庄行政村，非常方便村民出行，在大张庄小学就读的部分学生上下学也极为方便。

站在郑华宾出钱修建的新桥上，朱祖振告诉我们，去年年初，郑华宾倾其所有，并卖掉数千斤粮食，建了这座桥。“花了 4 万多块钱。建桥时，他的老伴刚刚做完手术”。

朱祖振还说，郑华宾不光建桥，多年来还义务修路，平日里也没少做好事，是这一带有名的“活雷锋”。“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修车人”。